

以及我經歷的留學 你眼中的留學 在成大 馬來西亞僑生

學生記者／葉乃陽



2019年11月2日，為期兩天的成大文化美食嘉年華圓滿落幕，參與嘉年華的我真的是感慨萬分。自我第一年踏入成大，美食嘉年華這一個活動就不曾間斷，也是從第一年開始，我就擔任了僑生聯合會的公關，參與了嘉年華的籌辦，並且擔任了數次的嘉年華開幕司儀。而這一次的嘉年華會，也是唯一一次我以純粹觀眾的身份，欣賞學弟妹們一手策劃的活動。

留學這個決定，應該是我學生時期做的最重要的一個決定了。當時就覺得，我一定要離開我最熟悉的地方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堅持，我只知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離開，於是我就跟著當初也要出國同學們，填了不同的志願，去了不同的國家。四年後的今天，我雖然不敢說留學的決定是最好的，但獨自一人生活在異地的經驗，真的很寶貴。

我叫葉乃陽，是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，在臺灣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，我遇到了很多可愛的人，當然也遇到了很多令我難過的事，但無論如何你們都是讓我成長最好的滋潤，於是我想要把這些故事收集起來，告訴更多的人。

你真的覺得僑生是這樣的嗎？

來到這裡四年，每當別人聽到我是馬來西亞僑生，總會有很多臺灣人問我一些他們好奇的問題。

迷思一：為什麼來臺灣留學？是馬來西亞的大學不夠好嗎？

在我的印象中，我高三畢業的那年，班上大約有50個人，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在畢業後都選擇出國留學，去的地方跨越了五大洲七大洋，不下於十個國家，如果再將我們那一屆近500個畢業生納入統計，恐怕得到的數據更加的驚人。在馬來西亞，留學風氣盛行的程度，恐怕不下於臺灣人對於棒球的執著。

根據2019 QS Ranking世界大學排名，馬來西亞最好的大學馬來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Malaya）擠入世界百大名校，即便連國外的學者也相當欣賞馬大的教學環境，據我所知，如果有辦法在馬大深造，我身邊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同學會留在馬來西亞。臺灣的教育制度是相對公平的，高中生可以利用學測或指考來選擇自己希望進入的大學及科系，以成績換取校系，對馬來西亞的僑生來說，是何其幸運的一件事！

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，華人雖然是三大民族之一，但是因為政治勢力不夠龐大，所以在教育上也會有一些比較不公平的待遇，再加上大部分的馬來西亞僑生念的都是獨立中學（獨立中學在早期與政府多次發生衝突），使得我們要進入由政府資助的國立大學更是難上加難。於是乎，對於選擇念獨立中學的華人，留學似乎是約定俗成的結果。



迷思二：既然可以出國留學，所以僑生都很有錢？

說到經濟能力，我身邊倒是有不少讓我驚訝的例子。一般來說，僑生獲取學費及生活費的管道，不外乎就是父母、獎學金以及打工這三種。雖然有不少僑生的成績都非常優異，但還是有很多的人是完全靠打工來支付自己在國外的開銷的。我有一個學長，曾獲得數次的書卷獎，大學四年他靠獎學金及打工，自己支付所有的學費、住宿費及生活費，所有的課餘時間幾乎都被學習和工作填滿，我不知道如此忙碌的他私底下有多麼狼狽，但至少每次我看到的他都是非常開朗的。我還有一個學妹，她除了要參加社團，六日還要打工賺錢，有一天我問她「你一天的餐費是多少？」她回我說「50塊。」整整十秒鐘，我不知道應該要接什麼話，你沒有看錯，是台幣50塊，一天三餐只有50塊。我問她究竟要怎麼省才能省成這樣？她跟我說「早餐不吃，午餐吃打工的麵包店剩下的麵包，晚餐吃50元便當，一天就過去了。」



迷思三：你不是外國人嗎？你怎麼會說中文？

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，除了華人以外，還有馬來人及印度人這兩大種族，以及數十個原住民族群。現在的馬來西亞華人，大部分都是早期中國南下的華人的後代，這當中有廣東人、福建人、潮州人、閩南人、客家人等等不同籍貫和地區的人。所以每當臺灣人問我們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們雖然不會覺得被冒犯，但還是會愣住不知道給什麼回答，因為我們當下的第一反應就是「我們是華人，我們從小就說中文啊，我們怎麼可能不會說中文呢？」

但是說實話，這樣的誤解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好處，因為對於臺灣學生而言，不管是哪里人，只要不是臺灣或中國大陸的外國學生，會說中文就是一件罕見的事。於是乎，對於中文講得不太好的僑生，臺灣同學會給予諒解；對於中文講得還不錯的僑生，臺灣同學就會覺得你很厲害；而中文說得很好，寫作也很好，而且完全沒有口音的僑生，就可以跟保育類動物排在同一個等級了。



不要厭惡競爭，競爭不是貶義詞

我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，申請了中研院的暑期實習生計劃，很幸運的進入了一個規模超大的實驗室實習。實驗室裡面有三十幾個人，大約有十來個博士後研究員，當我聽到這個數字的時候著實嚇了一跳，先不說實驗室每個月需要支出的薪水有多驚人，單就這個數量而言，在成大就沒有哪一間實驗室比得上。進實驗室的第一天，我就明顯的感覺得到與成大大相徑庭的研究氛圍，說是草木皆兵一點也不為過。

由於實習生們需要在兩個月後進行成果發表，所以在進實驗室的第一天，大多數的人都開始拼了命的做實驗。當時實習生大部分會住在中研院附近的學校宿舍，每天早晚搭公車往返兩地，我跟室友兩人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洗漱，八點前到中研院（九點是規定的上班時間），一直忙錄到晚上七點搭公車回宿舍（六點就可以下班），然後繼續做文獻回顧，十二點左右上床睡覺，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了兩個月後成

果發表完才結束。這當中我們倆都很有默契，除了第一天約好時間一起搭公車之外，往後的日子我們再也沒有約定過幾點出門，但是兩人都會在固定的時間起床一起上班，我相信除了一顆熱愛研究和求學問的心，彼此互相督促的良性競爭多少還是存在的。

學習扛下名為「生活」的重擔

大學前兩年，仰賴我還不錯的學業成績以及家裡的一些資助，再加上我偶爾賺取翻譯類和家教的外快，只要不亂揮霍，還不至於需要苦惱學費和生活費的來源。但大三的時候家裡卻遭遇了一些變故，導致不得不將平日上課剩餘的時間，都用工作來填滿才能夠應付生活開銷。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，莫過於我在親子遊樂場打工的經驗。

每個禮拜六日我都會到親子遊樂場去當工讀生，工作的內容非常簡單，但卻相當耗體力，除了要跟小朋友解釋遊戲規則、回答父母們各種問題、打掃園區之外，還要搬運各種小朋友的遊戲道具。雖然看著小朋友開心的回家是一種療癒，但是身心靈的疲憊依舊存在。

將背後交給別人，你不需要無時無刻都靠自己

當初進入成大，因為一次巧合我加入了僑生聯合會，開始跟夥伴們一起辦活動，其中包括僑生春節祭祖、文化美食嘉年華、迎新宿營、送舊等等不勝枚舉。雖然大三以後大家就卸下了自己的職務，開始為未來打算，去完成自己的目標。但是當時的戰友情結，一直延續到現在，我們在路上巧遇的時候依舊會聊得熱火朝天，不時會關心對方的近況，我覺得這樣的感情就夠了。

當初對「離鄉背井還要跟僑生膩在一起」這回事很抗拒，但是後來才發現，獨自一人生活在外是需要有依靠的。因為面對人際關係和現實的殘酷，我們常常會力不從心，我們會慢慢變得堅強，但是不需要一直都堅強，我們都有掉眼淚的權利。感謝當時僑聯的幹部們，每次想起你們都會讓我在很多個脆弱的夜晚，重新振作起來。



用謙虛的態度學習，機會來了要勇敢爭取

不知道是不是從小的教育就教我們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」的道理，以至於我到臺灣之後，就始終保持謙虛的態度去學習每一樣新的事物。身為一個僑生，既然以留學作為增長自己見識的方法，自然希望可以到更多的國家去看看別人的文化，於是我在一次的通識講座聽到了我再一次出國的機緣。當時成大第一屆的國際基因工程競賽（iGEM）團隊剛從美國波士頓回來，就舉辦了一場第二屆團隊招募的說明會，我有幸聽到了這場講座，於是也決定參加團隊成員的遴選，也幸運通過了面試。到了比賽的會場，我們見識到了全世界300多所大學的學生團隊，真的讓我吃驚不已。有很多的實驗設計都讓我覺得非常的激動，那些想法是當時的我絕對不會想到的。

接納自己的不一樣

在三十多年前，我父母就已經以僑生的身份來台深造，而我在馬來西亞念國高中的時候，學校也有一群老師都是臺灣畢業歸國的僑生，據我所知，其他學校的師

資也跟我們學校差不多。可見在幾十年前，僑生就已經出現在臺灣這片土地上，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，僑生的數量越來越多，甚至越來越融入本地人的生活，以我自己為例，幾乎所有跟我對話的本地同學，在我自我介紹之前，都以為我是貨真價實的臺灣人。以至於表面上大家看到的我，都是在臺灣同學和僑生同學中穿梭，而且游刃有餘的感覺。

事實上，剛來成大的前兩年，我對臺灣極其的不適應。因為我跟同學間有很多的話題都沒有太大的交集，我沒有考過學測指考、沒有念過臺灣地理、沒有學過注音，所以聽臺灣同學講本土笑話的時候，因為我聽不懂，所以常常都不知道給什麼回應。而開學的時候大家都很有默契，會用地區等容易劃分的方式組成一個小團體，結果我也只好繼續跟僑生同學走在一起。那個時候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問題，明明無論分組報告還是作業都有辦法跟臺灣同學合作愉快，但為什麼在生活中卻沒有辦法跟臺灣同學交朋友。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兩年卻一直都沒有改善，真的讓我力不從心，也讓我生活中的情緒波動變得很大。

但是漸漸地我才發現，這就是那些曾經留學的學長姐說的「文化衝擊」，雖然我們都說中文，但其實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底下，思想上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或許在剛開始的時候，大家都不曾接觸僑生，因為陌生所以疏離，但是漸漸地大家就會發現其實僑生除了來自不同的國家之外，也沒有什麼不一樣的，就這樣慢慢的開始淡忘身份的不同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跟臺灣人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好，偶爾還會交流起兩地的差異，相談甚歡。

留學，常常都讓人眼睛一亮，應該有不少的人覺得自己出去一次就可以變得很厲害。究竟留學有沒有這麼神奇的功效，我不知道，但能夠確定的是，獨自遠行真的能夠激發一個人的無窮潛力。至少，當你覺得生活糟得不能再糟的時候，還能保有那份相信希望的勇氣。